

30313<sup>v</sup>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89 <sup>6</sup> <sub>5</sub>
20000 68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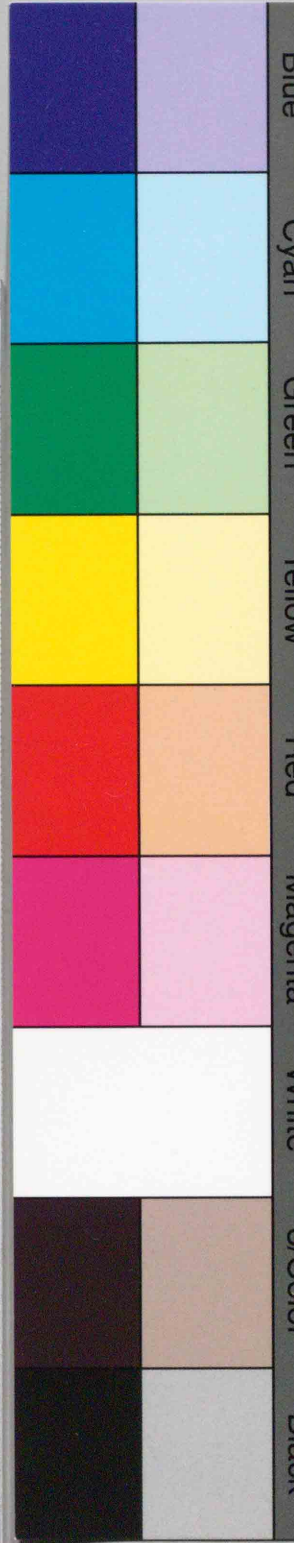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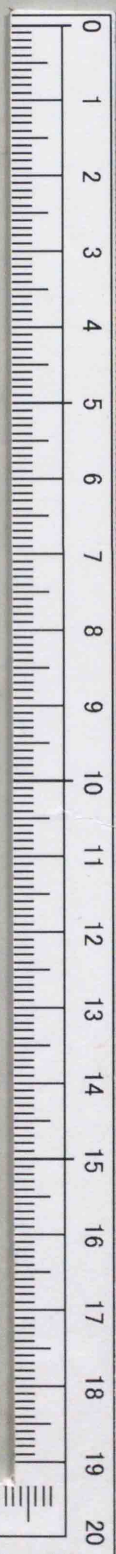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49
820
0A29

中學漢文讀本

秋山郎編

卷之一



資料室

日七十月八年九廿治明

濟定檢省部文

書科教用徒生科文漢校學中常尋

42  
820  
明29

秋山四郎編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一

東京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中學漢文讀本例言

一此書共十本。分充中學全級之課本。自卷之一至卷之四。我邦諸名家之叙事文。而充之第一年第二年兩級。自卷之五至卷之八。支那諸名家之叙事文。而充之第三年第四年兩級。卷之九。卷之十。支那諸名家之議論文。而充之第五年級。

一此書始採我邦之文者。不獨以其事之親炙於耳目。初學者易解。抑亦有說焉。蓋人之情。先入為主。數之所不免也。世之漢學者流。往往有尊彼卑我者。則其素習使然也。予欲除此陋習。而養所謂日

中學漢文讀本

例言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本魂者也。是則所以先我而後彼也。

一語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文學亦不可缺此鑒識矣。國文本也。始也。漢文末也。終也。吾人之學漢文者。即欲咀嚼其精華。以益發揚國文之光輝也。讀此書者。知其所先後者如此。而後可謂得編者之心矣。

一國文與漢文之關係既如此。故讀漢文者。依據國語格法。一致調和。不可乖戾。此書之讀法。於從來之讀法。多所釐正者。爲之也。

一卷之三以上。唯存反點。卷之七以上。反點亦全省。

者。則欲隨業之進。自易及難。以養學力也。而至其讀法。終始一貫。不可失國語格法矣。

一日本文中。往往有誤稱謂者。其不甚者。則姑置不論。然至若東照公曰烈祖。曰神祖。將軍之襲軍職曰繼大統。可謂僭妄亦極矣。是等一一改竄原文。而標記其原文。但予之謏劣。敢改竄古人之文。雖似不知其量。誠不得已也。

一予友那珂盛岡君。以精深該博之學。見知於世。予欲正稱謂。就同君乞教者多矣。并記以謝其恩。

明治二十七年八月

秋山四郎識



咬菜

福島三傑

阿國

三扇函

仁齋曠達

顯雅誤言

平內府雅量

稻富伊賀

忠興譬喻

成瀨正成

青山延光

岡田儔

安積信

青山延光

原善

服部元喬

服部元喬

安積覺

鹽谷世弘

鹽谷世弘

蜂谷半之丞母

鳥羽畫

魚買八兵衛

國家之元氣

忠秋縱鷄

女子殪狼

兄弟優劣

樞櫛子

勝重薦子

重宗聽訟

大槻清崇

服部元喬

齋藤正謙

鹽谷世弘

青山延于

菅晉葆

青山延于

青山延于

青山延光

青山延光

宇都宮大和

大槻清崇

忠真決訟

青山延光

平敦盛

德川光圀卿

三宅尙齋妻

角田簡

川井東村

角田簡

台德公恭敬

鹽谷世弘

直孝論事君

青山延于

井伊直孝

青山延光

乳雀

鹽谷世弘

竹千代度量

鹽谷世弘

信綱引水

青山延于

上杉景勝

大槻清崇

平景政

德川光圀卿

大食黃門

服部元喬

士人封事

青山延于

瓜生保母

德川光圀卿

二人妙技

服部元喬

甘藷先生

原善

忠勝辭封

青山延光

曾魯利

藪愨

毛利勝永妻

岡田僑

太宰純

原善

藤堂采女

齋藤馨

大久保彦左衛門一

鹽谷世弘

大久保彦左衛門二

鹽谷世弘

大久保彦左衛門三

大槻清崇

蜻蜓切

青山延子

忠勝父子

鹽谷世弘

本多氏絕命詞

大槻清崇

小山田高家

成島讓

參議篁

巖垣松苗

本多重次

安積覺

東照公患疔

賴襄

柳生宗矩

鹽谷世弘

烈女阿富傳

森田益

米田某

大槻清崇

板垣信形

藤井臧

仁科信盛

岡田僑

犀川之役

賴襄

小島一忠

岡田僑

長澤信實錄林五世譜

朝比奈三郎

勝成愛士

鳥居忠廣

忠世碎藥撞

紀貞婦某氏事

闇齋三樂

池田光政一

池田光政二

紀熊澤助八事

本多三彌

小川弘

青山延光

岡田僑

青山延于

林長孺

原善

鹽谷世弘

鹽谷世弘

林長孺

大槻清崇

忠秋諫信綱

富田信孝妻

眞田餘一

宇治河先登一

宇治河先登二

宇治河先登三

上總景清

青山延于

安積信

小川弘

賴襄

賴襄

賴襄

藤井臧

長澤信實錄林五世譜  
五



目錄終

上卷 第一  
 中卷 第二  
 下卷 第三  
 附錄 第四  
 索引 第五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一

秋山四郎編

天業一

藤田彪

藤田虎之助彪。號東湖。常陸水戶人。仕爲彰考館總裁。安政二年沒。年五十。所著有回天詩史。弘道館記述義等。

天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賜以三種神器。曰玉。曰鏡。曰劍。因勅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汝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方是際。高皇產靈尊每參天上之議。思兼神竭其智。手力雄神效其勇。天兒屋命。太玉命。掌

千五百秋者冠瑞穗之美稱而瑞穗者謂稻穗也

祭祀之事。武雷神當征討之任。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帶仗前行。其他群神。各奉其職。以贊成天業。

天業二

藤田彪

古者稱天皇曰須明良。美古登。須明良之為言。統御也。美古登之為言。尊稱也。蓋猶統御宇內之至尊云爾。又稱天業曰阿麻都斐都岐。阿麻都斐者天日也。都岐者繼嗣也。蓋謂必日神之胤。然後可繼皇緒也。爾來天日之嗣。世奉神器。以君臨萬姓。群神之胤。亦皆世其職。以嗣戴皇室。此蓋神州建基之大端也。

神武天皇一

賴襄

賴久太郎襄。號山陽。安藝人。天保三年沒。年五十三。所著有日本外史。日本政記等。

元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位於大和橿原宮。先是甲寅歲。天皇在日向高千穗宮。會諸皇族。議曰。此瑞穗之國。我祖宗之所受於天。而運屬草昧。居此西偏。多歷年所。顧此四方。未霑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相陵轍。莫之能統一。吾聞東方有美地。山岳四周。足以恢弘大業。有饒速日命者。稱出我祖支屬。為長髓彥者。所推先。據有此。吾將掃蕩之。定都焉。遂經營四方也。

神武天皇二

賴襄

十月親將發日向至速吸門得珍彥收為鄉導十二月至安藝居埃宮乙卯歲入吉備居高島宮備舟楫蓄兵食戊午歲二月航抵浪速溯流至河內赴龍田路險隘乃東由生駒山入大和長髓彥邀擊我軍于孔舍衙阪我軍不利皇庶兄五瀨命傷於矢薨乃退還示弱轉由紀伊入高倉下武津見等歸順以為鄉導歷熊野之險出菟田縣道臣命為先鋒誅兄猾破八十梟帥于國見岳斬之又用珍彥計設疑兵殺兄磯城遂進攻長髓彥饒速日殺長髓彥來降時冬十二月也

神武天皇三

賴 襄

已未歲分兵誅諸窟居賊盡定大和相畝傍山東南為國之奧區定為都焉至是即位立正妃媛賜為皇后事代主神女奉三種神器於正殿曰劍曰鏡曰璽以天種子命天富命主祭祀掌朝政可美真手命率內物部衛宮中道臣命率來目部護宮門可美真手饒速日之子也

和氣清麻呂

賴 襄

秋八月詔遣從五位下和氣清麻呂於宇佐廟復命流之大隅先是廟祝阿曾麻呂希旨託神語曰宜傳

稱德天皇天平神  
護三年秋八月

位於道鏡。因有此命。道鏡召見。怵以禍福。清麻呂出。遇其友路豐永。豐永曰。子此行所係極大。勉旃。道鏡得天位。吾當與子從。伯夷游耳。清麻呂曰。吾生死以之。使還。奏神語曰。我國家唯神承緒。敢萌非望者。速加誅戮。道鏡大怒。斥為矯誣。奪官位姓名。處流。使人殺之。途會。敕使來。獲免。在配所。參議藤原百川為分其封。給之。得不乏云。

孔孟來襲

原善

原三右衛門。名善。號念齋。江戶人。文化三年沒。年四十七。所著有先哲叢談。

山崎嘉右衛門號關齋京都人

山崎關齋嘗問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為大將。

孟子為副將。率騎數萬來攻我國。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為。願聞其說。曰。不幸若逢此厄。則吾黨身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則孔孟之道也。

橘逸勢女

德川光圀卿

德川光圀卿。顯房卿子。家康公孫也。襲父封。食常陸二十八万石。任權中納言。叙從三位。置彰考館。撰大日本史。致仕居太田鄉西山。自號西山隱士。元祿十三年薨。年七十三。私諡曰義公。

橘逸勢女。有至性。及逸勢得罪。遭貶。悲泣徒步從之。監護使者叱而使去。女乃晝止夜行。遂得不相離。及逸勢死。乃收屍葬之。廬于其側。守而不去。自落髮為

髮誓也

尼名妙冲。誓念苦至。曉昏不懈。見者爲之流涕。後又負其屍以還。人皆異之。稱爲孝女。

重矩寬厚

青山延于

青山量介。延于。號雲龍。常陸水戶人。仕爲彰考館總裁。沒年六十八。所著有東藩文獻志。皇朝史畧等。

板倉內膳正重矩

重矩家有累世所傳寶弓。常置之坐隅。一日童豎瞰其亡。空引數次。弓忽壞。童豎因室老請罪。室老曰。此主公累世之寶器。今汝壞之。必觸盛怒。乃令屏居待罪。及還。室老伺間言之。重矩神色不異。召童豎。徐言曰。吾愛此弓。常備不虞。方一旦有事而壞損。必瀕危難。今汝空引而折。此吾之幸也。釋而弗問。其性度如

此。

咬菜

青山延光

青山量太郎。延光。號佩弦齋。延于子也。仕爲大學中博士。明治三年沒。年六十四。所著有國史紀事本末。野史纂畧等。

板倉內膳正重矩

重矩短小眇目。貌甚醜。溫和。有度量。執政九年中。鎮京畿三年。聲績著聞。一時稱爲良臣。少時嘗扁其居曰咬菜。及居顯職。猶揭舊額。人問其故。重矩曰。吾今富貴。侈心易生。不有此扁。何以自警。及卒家無餘財。時人悼惜。

福島三傑

岡田 儔

福島左衛門大夫  
正則臣福島丹波

賤許轉切一目合也

岡田周輔。名僑。號鴨里。淡路人。所著有日本外史補。名節錄等。

丹波貌醜而跛。關原大捷後。東照公召諸侯家臣有功者。賜盃。福島氏臣尾關石見。長尾隼人。及丹波皆與焉。隼人缺唇。而石見瞶。三人同進。左右皆掩口而笑。既退。公叱左右曰。彼輩皆以功名顯。乃真丈夫也。汝等安得以其貌曠之哉。左右皆有慙色。

阿國

安積 信

安積祐助。名信。號良齋。岩代二本松人。仕為德川幕府儒官。所著有論孟衍旨。良齋文略等。

京師有名娼曰阿國。歌舞精妙。冠絕一世。德川秀康在伏見召而觀之。娼掛水晶念珠於領。秀康曰。念珠

猶粗。未足副絕藝。命侍臣取鎧上所掛珊瑚念珠。賜之。舞畢。秀康嗟賞。流涕曰。妙哉。技至此乎。真天下第一流女子也。而我未能為天下第一流男子。豈不大可恥哉。

三扇函

青山延光

本莊因幡守宗資

宗資為人循謹。以盛滿為戒。常掛五十錢於梁。書其旁曰。三扇函。人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貧甚。適關東有命招我。我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一摺紳。叙別。囊中僅有五十錢。市人聞關東招我。不論直而授扇。其窮如此。今日身極榮顯。恐忘寒素。故揭此自警耳。

伊藤維楨號仁齋  
京都人

仁齋曠達

原善

伊藤仁齋家故赤貧。歲暮不能買糶。亦曠然不以爲意。妻跽進曰。家道育鞠。妾未嘗爲不堪。而獨其不可忍者。孺子原藏。未解貧爲何物。羨人家有饗。連求不已。妾雖口能譙呵之。腸爲斷絕。言訖泣下。仁齋隱几閱書。一言不爲之答。直卸其所著外套以授妻。

顯雅誤言

服部元喬

服部小右衛門元喬。號南郭。京都人。寶曆九年沒。年七十七。所著有「大東世語」南郭文集等。

楊梅公源顯雅恒多誤言。在人家秋雨忽至。以其車在外。欲令內之。便命從者言車降。令雨內。有人調笑。

調嘲笑也

平內府謂內大臣  
平重盛公也

平內府雅量

服部元喬

曰。車軸天降。可畏耳。人有勸喻者云。是亦公病耳。若禱神佛可除。公曰。然。意欲言造三尺觀音。正有鼠過側。乃復誤言曰。將造三尺鼠奉此祈焉。人皆傳笑。

還城樂舞容作捕  
蛇勢

稻富伊賀

安積覺

平內府詣皇后宮。典侍迎接。偶有巨蛇出座。內府獨見之。乃慮驚惶。女侍以及后。便以左右手壓其首尾。袖揜之。徐捕而起。呼人。源仲綱應來。乃受而去。宮內終無知者。明日內府遣仲綱馬賞其鎮靜。仲綱答書曰。拜賜謹謝。抑明公昨日事。何似還城樂哉。

安積覺兵衛。號澹泊齋。岩代須賀川人。仕水府。為彰考館總裁。元文二年沒。年八十二。所著有烈祖成績。大日本史論贊等。

文祿中。細川忠興將兵。在朝鮮。攻戰之暇。以田獵為樂。忠興素善鳥銃。其臣稻富伊賀。特妙于鳥銃者也。每獵而歸。必較其獲。忠興常多。而伊賀甚少。忠興謂伊賀曰。汝以鳥銃稱。今所獲。反不如我。豈非濫得名耶。對曰。君侯妙手。誠非臣所企及。然臣有小技。請檢鉛子之痕。忠興就視之。則伊賀所獲。皆中要害。忠興則專主乎中。無復所擇。乃服其精。

忠興譬喻

鹽谷世弘

細川忠興  
藤原肅號惺窩掃  
磨人  
大將軍謂德川二  
代將軍秀忠公也

東照公原曾作烈  
祖

鹽谷甲藏世弘。號岩陰。江戶人。仕為德川幕府儒官。慶應三年沒。年五十九。所著有丕揚錄。露海私議。昭代記等。

忠興受學藤原肅。通大義。其語道理善。取譬喻論人。大將軍嘗問治國之要。對曰。如方筐而圓蓋。方可。又問。如何是良材。對曰。似赤石浦之貝殼。為良材。大將軍稱善。他日問。左右忠興所言。汝等以為何如。皆答不解。大將軍曰。赤石浦風濤尤猛。貝之生其地者。激蕩磨淬。光澤殊濯。人亦如是。嘗險阻。受砥礪者。方成良材。

成瀨正成

鹽谷世弘

正成之少也。從東照公在大坂。豐臣太閤與東照公



登城樓見三河士調馬。太閤問東照公。驪馬紅韁者爲誰。曰。成瀨小吉也。問其祿。曰。二千石。太閤曰。好男兒。若臣於我。則予五萬石。他日請之。東照公以命正成。正成固辭。東照公曰。汝仕豐臣氏。於我有便。正成泣曰。公以臣爲利祿易君者耶。若強命焉。則臣有死耳。東照公以告。太閤嘆曰。卿得良士。何其多也。

峰谷半之丞母

大槻清崇

大槻平次清崇。號磐溪。陸前仙臺人。明治十一年沒。年七十八。所著有近古史談。孟子約解等。

吉田之役。峰谷半之丞貞次。初心期一番槍。聞其爲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而進。敵士河

吉田今川氏所據

略迎也

井太郎以銃輅之。峰谷揮大刀。截其銃口。河井跪狙擊丸洞。峰谷胸而死。從者馳反。其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矣。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妾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鳥羽畫

服部元喬

鳥羽僧正好戲畫。嘗作旋風圖。吹米囊在空。糝糠塵亂。側畫僮奴。遽欲抑留之狀。妙極駭態。時人傳玩。轉進上皇。上皇覽大笑。且歎其工。及僧正朝。問其畫意。便應曰。有此事。近日官供米至。大風忽起。輕颺囊穀。

上皇下原脫上字

奴輩騷擾。臣僧傍看。不堪可笑。戲作此爾。上皇乃寤。令考問倉吏。果有不法。供米多雜。糶糠。

魚買八兵衛

齋藤 正謙

齋藤德藏正謙。號拙堂。伊勢津人。仕為藩督學。慶應元年沒。年六十九。所著有海外異傳。拙堂文集等。

後光明帝。近代聖主也。慨然有復古之志。中道以痘瘡崩。朝議依例將火葬。有魚買八兵衛者。常聽命於大官。出入宮門。聞之。歎曰。火葬非聖人之道。大行天皇平生信聖而斥佛。今其送葬。豈尚可因循不改耶。吾雖一匹夫。苟目不瞑。必以死爭之。於是奔走於仙洞及執政之門。號哭請從。大行天皇之志。朝廷感其

誠悃。遂遵其請。持統以來千年之宿弊。至是始除。

國家之元氣

鹽谷 世弘

東照公原曾作烈祖

東照公嘗欲官一士。問之士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東照公弗釋。曰。汝秉國鈞。務在訪人材。材者豈肯附權勢。如汝所言。則知耻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耻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耗。其能久乎。昔酒井忠世以神谷清正不禮己也。謂我曰。清正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忠世為公忘私。獎厲士風。汝輩何不類焉。

忠秋縱鶴

青山 延于

阿部豐後守忠秋

忠秋忠厚篤實。輔政三十餘年。以廉介持身。杜絕請託。嚴有公時。士大夫好養鶉。佳者估極貴重。忠秋亦好之。常置鶉籠於坐隅。時一諸侯購得名鶉。欲因醫官餽以求知。醫官伺間。從容言之。忠秋不應。已而命左右開籠。盡縱之。醫官怪問其故。忠秋曰。予備位宰輔。爲人所趨附。不宜有所好。比者好鶉。乃傳播於世。如此。自今而後。不敢復養鶉。醫官大慙而退。

女子瘞狼

菅 晋 葆

菅晋葆。號耻庵。備後人。寬政十二年沒。年三十三。所著有耻庵詩草。

咋咋大聲也

漢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云。

板倉伊賀守勝重

田頭村百姓女幾美。年十四。從母采薪。歛有一狼突出。母驚仆。狼坐其上。女急拔一杙。力擊中其背。狼憤。湖中女掬水含母。氣息漸蘇。乃掖而還。里人聞之。提槍入湖。覓狼。狼已逸。怏然欲歸。忽聞荆棘中咋咋作響。視之。則狼背梁折。不能起。蛇行欲去。便刺斃之。曳而歸。夫一擊瘞狼。多力丈夫尚且不能。況於細嫩女子乎。救母之誠。凜貫天地。方是時。不自知其爲稚。射石飲羽。誠有其理也。

兄弟優劣

青山延于

勝重之爲京尹。其二子重宗重昌。給事台德公。公嘗

設疑難。令二人裁決之。以試其材。重昌立判決之。重宗請退而思量。公許之。數日之後。重宗書其所見上之。大意與重昌議同。公以此器重重昌。及勝重至江戶。公具以語之。勝重曰。重宗年長。故能思慮詳熟。重昌年少。慮不及此。率爾判決。慮事欲熟。倉卒處置。安得至當。時人以此定兄弟優劣云。

櫛櫛子

青山延于

板倉周防守重宗

重宗爲近臣時。台德公將朝于京師。重宗求行裝之具於勝重。勝重時爲京尹。久而無報。重宗數促之。既而勝重贈以一大箱。重宗使人開而視之。惟有一櫛

櫛櫛子俗稱笄笠

櫛子而已。左右皆愕然。重宗獨領會。時谷一齋在坐。亦視而怪之。問其故。重宗曰。夫戴櫛櫛子者。惟見前面。不見上頭。此大人教我以恭儉也。一齋退。語人曰。有是父。有是子。信哉。

勝重薦子

青山延光

京師所司代板倉勝重致仕。子周防守重宗爲所司代。初勝重以年老辭職。將軍問曰。孰代卿者。勝重曰。群臣固不乏人。何必問臣。必欲使臣薦之。臣子重宗可也。將軍乃以重宗補之。重宗固辭。將軍曰。卿父薦卿。卿何得辭之。重宗不奉命而退。執政以重宗與安

藤直次善令直次論之。直次過重宗。重宗曉其意。然直次竟不語及其事。將還。重宗曰。將軍命僕代父。君聞之乎。直次曰。吾固知子之不勝任也。重宗曰。君亦以為不可乎。直次曰。子非無才。但失之怯。重宗驚問。直次曰。父薦之。君命之。奈何辭之。但速就職。萬一有過。刎腹以謝耳。子乃逡巡畏避。非怯而何。重宗然之。乃受命。

重宗聽訟

青山延光

重宗在職三十餘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每聽訟。必西向遙拜默禱。乃出臨廳事。親自碾茶。隔紙

京師所司代板倉  
周防守重宗

障聽之。未嘗視訟者顏色。人問其故。重宗曰。吾聞愛宕神甚有靈。吾斷訟一有不公。欲神殛之。此吾之所以默禱也。凡聽訟之明暗。由吾心之動靜。吾心靜則茶之落礎必細。心動則茶亦不細。此吾之所以碾茶試之也。人之面貌有瘳惡者。有溫柔者。吾先視其面。則未聽其辭。而邪正曲直。既決於胸中矣。及聽其辭。往往如吾意。然人之難知。不可以外貌卜。瘳惡者未必皆邪。溫柔者未必皆正。此吾之所以隔障而聽之也。其用心縝密如此。

宇都宮大和

大槻清崇

咄咄驚怪聲  
臙膊聲

照公有藝臣曰。宇都宮大和。後雍髮號團伴。為人滑稽多智。能解紛於談笑間。年七十餘。精力不衰。公戲謂團伴曰。汝欲得金乎。團伴云。不敢願。然見賜。又不敢辭。公乃裹百金於綿。使侍臣投而與之。令曰。手承乃得。不然則否。團伴曰。謹諾。既而三承三失。公遽懷其金而起。曰。咄咄。失百金。走入內。團伴追及闔。連呼曰。鄙哉。鄙哉。遂鼓兩袖。臙膊作鷄鳴。曰。凱歌揚矣。仰天大笑而去。其簡率如此。

忠真決訟

青山延光

老中戶田昌忠卒。年六十八。子能登守忠真嗣。先是。

將軍謂德川五代  
將軍綱吉公也

忠真為奏者兼寺社奉行。別賜第宅。食一萬石。父子貴顯。時人榮之。柳澤保明。民與鄰境爭地。保明民不直。忠真欲決訟。以保明權寵無比。恐禍及父。密謂曰。兒欲決訟。不出於正。則不忠。欲出於正。則恐不利。大人如何。忠昌曰。處公事者。唯當持正。即父子取禍。亦所甘心。若懼禍。我剖決不正。不孝孰甚焉。忠真大悅。一日將軍臨保明第。聽訟。忠真判決曲直。無所回避。保明失色。一坐駭慄。忠真尋辭職云。

平敦盛

德川光圀卿

敦盛敘從五位下。以其無職掌。世呼曰無官大夫。一

谷城陷，平氏舉族乘舟而遁。敦盛獨後，單騎赴水濱。望從兄知盛船入海，一町許。源義經麾下熊谷直實馳馬大呼曰：公非平氏大將乎？我是天下第一剛者。熊谷直實也。還與決死。敦盛回轡至水濱，與直實交搏。墮馬輾轉，直實乘其上，膝壓鎧袖，欲拔刀斬首。俯視其面，婉然美少年也。直實心憐之，不忍施刃。乃問其姓名。敦盛曰：唯速斬。直實曰：若不詳姓名，廁之，卒伍不亦辱乎？敦盛乃告實，遂遭害。時年十六。

三宅尚齋妻

角田簡

角田簡，號九華，豐後岡人。所著有近世叢語。

三宅尚齋見幽于忍，託其妻田代氏以母及二子，而與黃金廿兩，以為資。田代氏念夫囚在囹圄，艱辛無量，為其妻子而晏然，煖飽，心不忍為也。自是冬不穿緇袍，夏不張蚊幃，定省之暇，為人縫刺澣濯，以給奉養。如此三年，所得廿金，絲毫不費也。迨尚齋見赦，乃出金還之。尚齋怒曰：其如此奉養，必有闕也。田代氏徐語以養姑之故而言，此金之不糜，乃豫備君今日之用也。尚齋感嗟久之。

川井東村

角田簡

或見川井東村言其父之難事，東村聞之，泣然泣下。

謂左右曰。鷓臬入室。速驅出之。其人不肯去。懇乞教。東村乃責曰。子之至于斯者。足也。告于我者。舌也。舌與足。皆親之遺體也。以遺體毀本體。天地之所不容。罪莫大焉。語畢。復泣。其人瞿然。伏地謝罪。曰。請從是改行。東村乃謂其父曰。古人有言。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令嗣可與爲善。但以不學至此也。其人竟以孝行。名于鄉里。

台德公恭敬

鹽谷世弘

大將軍寬弘篤誠。銳精治術。尚儉質。戒驕逸。平素好學。崇尊儒教。旁喜和歌。又善武技。而性謙冲。遜讓。不

大將軍謂鶴川二代將軍秀忠公也

毫傲人。虛己待物。御下有恩。每聞宗室勳舊之喪。必變容隕涕。其將出。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方食。舍箸而起。曰。信不可失也。居恒畏天。敬神。出於至誠。嘗宿豆之三島驛。有神祠。故事盟辭。首舉此神。傳言捕其池魚者死。從行之奴捉池魚食之。誇人曰。有官家之威。何神能崇。其夜侍臣語及此。大將軍在寢。聞之。起命驗奴。誅之。曰。恃官以慢神。若赦之。則盟辭爲虛文也。盟誓之不信。姦僞之所由生也。

直孝論事君

青山延于



井伊需部頭直孝

台德公每出放鷹。以辰鼓為期。若辰鼓纔動。雖食未訖。必出。左右憂之。使鼓吏待公。食畢。然後擊之。直孝聞之。因謂曰。卿等以此為愛君乎。此豈所以事君之道哉。夫上以正道待下。卿等亦宜以正道事之。而用心如是。其極必至。阿諛竊寵。卿等若憂公不終食。而出。宜蚤進食。此雖小事。欺君之甚也。夫君子防禍於未然。卿等其戒之。

井伊直孝

青山延光

彦根中將井伊直孝卒。年七十一。子直澄嗣。直孝歷事四世。以耆宿見重。大猷公之薨。直孝招林道春曰。

為我說古人輔幼主之道。乃討論數日。道春語人曰。井伊氏武人不識字。然至其言行。往往闔合古人矣。酒井忠勝嘗曰。直孝可謂柱石臣矣。天下每有大事。衆論蜂起。人人危疑。不能決。唯直孝奮然曰。天下之事。極於今日。辭氣決烈。意在必死。一座為之奮激。遂能排難解紛。如此者。凡三。吾等非不以忠義自許。然至善斷大事。輸直孝一籌。異日有大事。執政必有思直孝者矣。其見推服如此。

乳雀

鹽谷世弘

世子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大將軍燕

世子謂鶴川竹千代三代將軍家光

公是也大將軍謂秀忠公也原作大君  
松平信綱  
夫人原曾作大妃

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也。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中庭，譟然有聲。大將軍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詰之。對曰：臣觀雀兒心欲之，竊來捕也。大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大將軍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鍼其口。懸之柱，曰：汝首實，即許去。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且日大將軍出視朝，夫人憫之，私舐囊口，以餒啗之。復鍼口如初。日中大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大將軍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此，後必羽翼吾兒。

上台德公原作台德大君，下台德公原作大君  
世子謂竹千代也

東照公原曾作烈祖

竹千代度量

鹽谷世弘

台德公嘗觀樂會，地大動，衆皆駭走。台德公不動。時世子隔屏風而坐，青山忠俊抱之以走。世子問：大人避宮乎？否。忠俊答：不知。世子怒曰：安有大人未避而吾獨避之哉？因批其頭。嘗內讎，東照公賜爵世子，世子酬之禮。酬時，手取肴於盤進之，而世子適忘。公子國千代自旁代進，既罷，東照公謂侍臣曰：竹千代必爲偉器，彼忘肴而阿國代之，在他兒將面發紅，而舉止自若，可以見其度量矣。

信綱引水

青山延于

松平伊豆守信綱

信綱嘗欲引玉川水溉其封邑。命邑宰開渠九十餘里。以通玉川。已成。踰歲水不入渠。信綱召邑宰問之。邑宰曰。水當至。君宜無憂。居數歲水遂不至。信綱又召邑宰問之。對曰。水之所以不來。由民之灌漑田野者多也。若潤澤滿野。水必至矣。又踰歲水又不至。信綱又召邑宰問之。對亦如前說。信綱怒曰。汝不知地之卑高。妄穿溝瀆。故至此爾。邑宰固執前說。毫無撓色。已而秋大淫雨。水果至。溢于溝洫。由此田野大闢。磽确之地盡為膏田。信綱召邑宰大稱其功。增其俸祿。後遂擢為顯官。

上杉景勝

大概清崇

黃門中納言唐名

黃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尚臥。幕中軒聲如雷。其朝于京師。一行鹵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人馬行聲。肅肅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船小。中流殆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涉。船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巾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顏。唯此一事云。

胡孫種也

平景政

德川光圀卿

平景政。鎮守府將軍忠通孫也。父景成。稱鎌倉權守。景政稱權五郎。以勇武顯。年甫十六。從源義家攻仙北。金澤柵。先衆而進。敵射中景政目。景政自折其矢。遂射敵斃之。脫胄而仆。矢猶在目。三浦爲繼欲拔之。足蹠其面。景政拔刀欲刺爲繼。爲繼驚問。故景政曰。隕命於鋒鏑。士之所甘。生而被蹠面。汚辱無甚焉。不如刺汝而死。爲繼乃跪拔之。後不知其所終。子孫世居相模。大庭梶原之族。從源賴朝有功。相模鎌倉有景政祠。曰御靈祠。建久五年。賴朝使八田知家奉幣祭之。

大食黃門

服部元喬

三條黃門某。健啖無比。常患肥大。謀之醫。且道其常食量。醫曰。故有治方。但先節減食用。而後可施。時今伏暑。且先宜食水飯。清消其中。黃門乃從其言。他日醫來。察其食限。乃見二丈夫扛銀盤。徑二尺。盈水飯。其中又一丈夫進大銀盤。貯鮎鮎五六十頭。醫以爲亦分供己。又有一人以案捧銀碗二。皆至前。黃門乃獨下箸七八回。飯鮎俱盡。醫駭曰。如此水飯。亦不可療。乃逃。

士人封事

青山延于

東照公及公原曾  
作神祖

東照公之在濱松。本多正信侍側。時一士人於夾帶中取封事上之。公使正信讀之。深加獎嘆。既退。公謂正信曰。某所言。卿以為如何。正信曰。一無可取。公曰。不然。某所言。可則用之。不可則吾無取焉。已。庸何傷乎。且人自知其過者寡矣。然為士者。有朋友切磋之益。故其過易知也。為君者。則不然。無朋友之交。切磋之益。朝夕唯與臣下言。則皆稱道其美。諱言其惡。故其過難知也。既不知其過。何由改之。且自古人君拒諫。未有不傾覆家國者也。

瓜生保母

德川光圀卿

瓜生保母。逸其姓名。延元中。新田義貞據金崎城。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據柚山城。奉脇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為將。往援之。敵將高師泰出兵。要于敦賀。津敗之。保義鑑。姪七郎。與時成。俱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于柚山。而城中軍士多死亡。號哭滿街。唯保母神色自若。無敢戚容。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大傷。郎君之心也。幸二子從死。足以少謝妾家。兒曹本為郎君起大事。苟使賊平。亡百千子姪。固非所悔。三子猶在。再舉可期。是妾所以轉哀為喜也。因起為義治行酒。士眾感激。皆思自奮。

調嘲笑也

二人妙技

服部 元喬

飛驒匠人有妙工。與畫師百濟川成相善。常各以技藝相調。心不相下。一日匠請川成曰。近自建三間四面堂。願來看。且煩畫壁。川成便往觀。家有小堂。四面扇開。匠迎請入。川成升階。將由南戶入。其扇俄然自闔。驚却。將由西戶。其扇亦自闔。南戶自開。遂向北向東。皆如始。竟不得入。怪而下。主人在內大笑。川成慙之。思欲報之。故招匠曰。近有一奇物。請來看。匠疑其報不來。及數回而至。主人乃啓廊戶。延之。忽見其內。死尸橫仆。脹腐臭甚。匠怪。畏將旋。主人在內大笑。卽

是俗與字

青木文藏敬書號  
昆陽武藏人

復就視。畫尸形障子。方知假物。

甘諸先生

原

善

青木昆陽出伊藤東涯門。其學壹志有用。於經義文章。不必究思。嘗嘆曰。凡有罪。非死刑者。遠放之。嶋嶼要在。使其終天年耳。然諸島少五穀。常以海產木實給食。是以往往不能免餓死。豈不亦痛哉。即雖種藝之地。遇歲歉。則民不能無菜色。意者百穀之外。可以當穀者。莫如蕃薯也。乃陳官求種子于薩摩。試種之。官藥苑中。則極蕃衍。於是。以國字著蕃薯考一卷。而演其培植之法。官鑲版。併種子。行下諸島及諸州。未

數年無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遺餓者。實昆陽之惠。及無窮矣。題其墓門之碑曰。甘諸先生之墓。有以哉。

忠勝辭封

青山延光

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為天下所憑賴。大猷公最親任之。嘗欲封以駿河十八萬石之地。忠勝辭曰。此東照宮菟裘之地也。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二十四萬石。又辭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也。臣不敢當。公遣人諭之曰。卿不欲去若狹。吾當給隣近之地。近江二郡。卿勿復辭。忠勝又辭曰。臣之所以辭封者。亦有

小濱城主酒井少將忠勝

說焉。自古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如本多正純。可以見矣。臣而受厚祿。安知異日之不生侈心。臣縱能恭謙終身。又安知子孫之不招禍。故臣之辭封。非特為一身也。公嗟歎而止。

曾魯利

藪

愨

藪愨。號孤山。肥後熊本人。仕為藩教授。寬政二年沒。

曾魯利新左衛門

豐公將微行。近臣諫不聽。相謀曰。非曾魯利不能止公也。廼命之。曾魯利以滑稽寵於公。於是曾魯利入見公。面覆于地。咯咯作聲。公怪問焉。曾魯利曰。臣適貪怪物。心甚惡焉。故欲嘔耳。公曰。何食。昔者臣遊北

山逢一鬼長丈餘人形而翼鼻長數扶卽世所傳天狗也將攫噉臣無脫足乃試問曰我聞子有翻術請一觀而就死天狗曰唯爾所欲臣曰子既魁然我欲觀子眇然耳於是倏乎一翻飛止臣掌則惴惴如蟻矣臣因一口吞之以歸天狗神獸也一失其威則爲臣食矣不然臣葬乎其腸胃之間也久矣公笑曰善孰使女說遂止微行

毛利勝永妻

岡田 僑

毛利勝永豐臣氏臣也父曰勝信爲小倉城主關原之役勝永應石田三成得罪與父勝信俱放於土佐

勝信尋病沒及大阪之役作勝永謂其妻曰我得罪久困於此今有所思然難公言矣妻曰士遇世變窮厄何足憂願聽其意勝永曰我家世以武顯大丈夫安鬱鬱沉淪邊土我欲爲豐臣氏死然我若去汝愈窮困因愴然涕下妻哂曰妾雖不似爲士家婦是何足爲意願良人爲主致忠揚家聲勿以妾爲意勝永大喜乃潛如大阪土佐國主山內忠義遣兵拘其妻子聞之東照公公曰節士之志可憫特命釋其妻子

太宰純

原 善

太宰春臺爲人嚴毅端方嚴邨侯世子延爲師其始

太宰彌右衛門名  
純號春臺信濃人



至世子不送迎。春臺艷然曰：至賤處士，烏敢傲岸於貴人。雖然，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公不得不禮焉。而其所待薄甚，是非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侯為閣老，用捨窮達皆出於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自道也。世固多儒師，請更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吾過矣。受教於師，何挾之有。乃厚禮事之。春臺後著六經略說，進諸世子云。

藤堂采女

齋藤馨

齋藤順治馨，號竹堂，與州仙臺人。嘉永五年沒，年三十八。所著有讀史贅議、竹堂文鈔等。

津藩二世侯高次時，藩士各誇祖先之功，爭訟不已。岐為二黨，一藤堂新七為主，一藤堂仁右衛門為主。餘士附黨，攻擊日甚。有藤堂采女者，初無所偏附。見事勢之不可已，大會黨士于己宅，謂曰：諸君以誇祖先故，一藩分裂，公室且危，臣而危君，不忠。子而危家，不孝。忠孝既失，安可。一日自立於世，不若屠腹決死。某素中立不倚，然事至此，義不可獨生也。言未已，盤載刀置諸各人膝前，且曰：諸君今日之死，徒死爾。苟自今之後，期立忠孝，則交和作盟可也。不然，則某為先導耳。脫衣擬刀，仁右謂新七曰：主人之言是也。請

如其言。新七然之。於是一座同其議。事遂止。人稱承女之忠。

大久保彦左衛門一

鹽谷世弘

大將軍謂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公也

上台德公原作台德大君下台德公作大君吾作孤

大將軍優待耆老。屢召見中山照守。大久保忠教。山田重利。大田吉政等。詢武事。或問三河時事。忠教豪放不羈。台德公時執政。請加忠教祿。台德公曰。吾與三千石。以使放言足矣。嘗與久世廣宣。坂部廣勝。從在京師。一日廣宣廣勝益祿。忠教聞之不悅。欲辱之。邀歸路。望見呼曰。今日召卿等。何命。廣宣見其色。與廣勝自指其耳曰。我曹無功。不圖今日加俸。豈非以

耳朶之故耶。忠教曰。無功加秩。是腐祿耳。腐祿奚爲。

大久保彦左衛門二

鹽谷世弘

忠教睥睨權貴。足未嘗躡執政之門。松平信綱使監察秋山正重。鳳之曰。翁之蒙優遇。天下所知。誰責其禮法。雖然。執政者代上而行。令者也。敬執政。卽所以敬上也。翁雖老。而列在朝。何不時候執政之門。亦奉上之道也。忠教曰。諾。某亦念之。然我往彼來。禮之常。我往亦勞彼也。且今媚權門者。爭以珍奇爲獻。吾貧不能得寶。故不敢。然子幸見誨。謹奉教。忠教謂此必信綱使之。於是苞蔓菁數十根。一奴負而從之。先踵

信綱門呼曰。大久保彦左爲諂諛來。家貧無以致奇珍。不腆園菜。敢進左右。以苞苴實諸階。泥土狼藉。謁者大駭。以爲狂人。不敢通之。忠教曰。權門勢家。珍異日臻。寒士野菜何足進。公等不通亦宜也。請持去。徐自收之而去。他執政皆如之。最後詣正重曰。前日幸受教。故今悉候諸公之門。敢致不腆之賂。然諸公不受。請致諸厨下。乃置而去。後執政會公堂。談及此事。皆大笑。

大久保彦左衛門三

大柳清崇

幕府有饗禮。進鶴羹。適大久保彦左衛門謁焉。照公

命賜之羹。彦左退坐外廳。換幾椀喫之。復入謝曰。小人飽嘗君之羹。爲賜多矣。然臣家亦嘗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之家。安得有之。彦左曰。且勿疑。臣將以明日獻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盤。堆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臣。卽此是也。但此物。臣家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公笑而納之。乃命左右讓厨人。

蜻蜓切

青山延于

忠勝自少從軍。摧堅陷陣。勇冠一時。前後大小五十七戰。未嘗創傷。又未嘗少衄。東照公嘗與武田氏戰。不利。忠勝殿而退。甲軍追躡。忠勝揮槍逼之。甲軍皆

本多平八郎忠勝

東照公原作神祖

披靡不能追。忠勝膂力絕人。善用槍。槍長一丈四尺。名曰蜻蜒切。忠勝晚歲在桑名。一日跨馬出游。把槍揮之數次。既反。截其柄數尺。人問其故。忠勝曰。器仗長短。隨力製之。今吾力衰。故截之耳。

忠勝父子

鹽谷 世弘

桑名城主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卒。年六十三。長子忠政襲封十萬石。忠勝祖忠豐。父忠高。叔忠真。皆死事。忠勝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餘戰。常先登而未嘗蒙一創。大久保忠教嘗曰。赴戰之日。誰不期魁功。而每被平八先。可謂拔類超群之士哉。豐太閤嘗舉當今

猛將云。西有立花。東有本多。忠勝遺命以餘財予次子忠朝。忠朝曰。宗國多經費。我受支封。足以自給。雖荷先考至愛。而義不敢受。兄弟相讓久之。宗族父兄論平分之。忠朝聽命曰。且寘旃。以俟。我不時之需。及大坂事興。忠朝曰。事幸措辦矣。卒不取一金。忠朝壯武類父。而有識解。豐太閤嘗予一兜牟。忠勝曰。相傳此佐藤忠信之冑。戴忠信冑者。方今除汝無其人。故以付焉。忠勝示之。子弟忠朝弗悅曰。大人英名蔽四海。忠信乃判官。一陪臣爾。何榮之有。

本多氏絕命詞

大槻 清崇

中書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  
政就幕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  
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恠問曰人生有始必有  
終大人所悉今何爲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  
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  
恩遠受志君越思違盤譯曰死可惜兮噫死可惜君  
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  
六十三

寧靜子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黃童皤叟所皆知  
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  
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小山田高家 成島讓

成島讓號稼堂江戶人仕爲德川  
幕府儒官所著有後鑑南山史等

小山田高家不詳何許人延元元年從新田義貞西  
征軍駐播磨自春徂夏衆多糧匱義貞謂苟無法以  
禁之必至暴掠也乃署沿坊曰刈一穗毀一屋者處  
法於是軍人相戒秋毫無犯農商晏然也一日高家  
近敵城刈麥搭鞍而還軍監長崎某覩之以其犯令  
欲底於法義貞聞之曰彼豈以身易麥乎恐意此係  
敵地所生非令之限不然則糧食匱乏之所致也遣

人檢視其營。果然。鎧仗備而飲膳罄。義貞赧然曰。彼之犯法。將力戰以償罪。夫使軍人飢乏。至盜首帥之過也。勇士固不可失。法亦不可濫。因給衣二襲於田主。予高家以糧十石。高家感泣。未幾。義貞與尊氏戰。兵庫軍敗。馬蹶。上路傍大堠。以避飛矢。殆危。高家視之。躍馬來。扶義貞上己馬。步圍死。義貞賴得脫去。

參議篁

巖垣松苗

巖垣松苗。號謙亭。京都人。任大舍人助。兼音博士。嘉永三年沒。所著有國史畧。

參議左大辨從三位小野篁。篁參議岑守長子也。岑守初為陸奥守。篁隨客遊。便好弓馬。歸京後不事

學業。嗟峨帝詰之。篁慚悔。乃始志學。以文章生試。及第。既而為彈正少弼。承和五年。為遣唐副使。以才氣與正使參議常嗣不相下。將發。正使舶水沃穿缺。因取篁舶。換易篁愠。稱病歸。作西道謠。以刺遣唐之役。嗟峨帝大怒。乃竄諸隱岐。在路賦謫行吟七十韻。奇麗優長。人爭傳誦。明年被召入京。尋復本官。當時文章。篁稱無雙。又工草隸。嗟峨帝嘗幸河陽館。賦詩云。閉閣唯聞朝暮鼓。上樓遙望往來船。以示諸篁。篁曰。遙改空。聖作更妙。帝驚曰。此白氏句也。本作空。卿詩思已同。樂天邪。是時長慶集一部始至。獨藏秘府。世

未有閱者。帝故試篁。篁家素清貧。事母至孝。公俸之餘。皆施親友。病及困篤。命諸子曰。氣絕則殮。莫令人知。薨年五十一。

本多重次

安積覺

秀吉以加藤光泰爲使。論駿府城代本多重次曰。吾拔小田原城。以關東八州地封德川氏。收駿遠參甲信五州地。振旅還京師。今夜當宿府城。城代須守。旨灑掃城郭。重次對曰。主君多年領駿府。將士妻孥悉在城中。新封八州。誠雖可喜。而諸州城郭。經亂荒廢。恐主君不得一日安居。而今授城殿下。則似棄主君。

東照公原作神祖

於郊野。妻孥之心。其能安乎。必不得已。請取主君書牒來。不然。臣不敢奉命。光泰復命。秀吉又使光泰諭之曰。吾非收城。唯欲一宿耳。重次固執不聽。謂群下曰。不聞公命。則不能一夜避城。關白多智謀。其意不可保。君輩不見信。雄卿之事乎。吾不能踏其覆轍。儻蒙譴責。則吾當伏其辜。不敢累諸君矣。守備益嚴。秀吉不得已。過城下。次野外。東照公聞之。大驚。遣本多忠勝。榑原康政。於行營。陳謝曰。城代本多作左衛門。舉措無禮。下官所不與。知甚恐懼。秀吉聞之。反稱賞之。曰。田舍翁。剛直之士。所言非無其理。吾於家康卿。

毫無所挾。如作左衛門。可謂能堪留寄之任矣。

東照公患疔

賴 襄

參議關德川家康公也

參議患疔。危篤。臣民憂懼。本多重次造枕。請曰。臣嘗患此疾。有一醫治之而愈。君請命焉。參議曰。毋為也。吾已決死矣。重次慙曰。君自絕命。臣請先焉。乃趨出。參議驚。命左右止之。重次不顧。強而率至。參議曰。汝何得此言。吾賴有汝曹也。以暝也。汝曹宜全軀撫循子弟。以保我家。汝何得此言。重次泣曰。否。否。臣不欲生也。臣近視甲斐將士。喪其首領。折腰於我門。情狀可羞。今臣喪主公。亦將如是也。臣少小從軍。面目創。

疲癯背疾言腰曲而背癯高也

彷彿猶徘徊也支吾與枝梧同

手足缺。一疲癯翁耳。特以主公眷顧。頗為人所畏。主公一暝。鄰國四襲。我子弟沮喪不支。事可知矣。當是時。臣彷徨支吾。人將指曰。彼疲癯翁何不恥之甚。臣故寧速死。不欲生也。參議曰。然。吾能從汝意矣。汝亦能從吾意。為吾恐恥乎。否。重次曰。君苟聽於臣。臣豈敢違。乃召其醫。醫曰。宜灸。重次手灼艾。進藥。其夜。疔潰而癒。重次喜極而哭。

柳生宗矩

鹽谷世弘

柳生又右衛門宗矩。叙但馬守。宗矩父宗巖。本姓菅原氏。右大臣道真之裔也。世居大和柳生里。因以氏。



前大將軍謂德川  
秀忠公大將軍謂  
家光公也

焉。以技擊雄於天下。創一家曰新陰流。宗矩繼父業。亦稱海內無雙。前大將軍及大將軍皆從受業。弟子盈於四海。一日有客踵門請謁曰。僕有不戴天之讎。搜索數載。今乃得焉。詰旦將赴鬪。然小人未嘗習刀法。願片言垂教。宗矩曰。以鋒擊人者敗。以鐔擊人者勝。其人果獲仇。大將軍嘗游品川別館。宗矩從焉。命侍臣角刀法。管馬諷訪部文九郎善騎。不善刀。每對皆輸。恚曰。臣騎鬪則不敗。試之。衆不能克。乃命宗矩。宗矩既近數步。駐馬候其來。撲馬首。馬驚。因擊其人。大將軍曰。果然。深乎技者也。大將軍既學於宗矩。欲

究其精。宗矩曰。技以心爲要。心得而技從。不如參禪學心法。乃薦僧宗彭。竟得其要。宗矩藉刀術論治道。大將軍益喜。嘗曰。吾爲政。得之宗矩。刀法居多。後置大監察四員。用宗矩任之。累益邑。至萬二千餘石。

烈女阿富傳

森田 益

森田益。號節齋。大和人。所著有節齋遺稿。

浪華之市。戶不下十萬。而幼蒙旌賞者。前有義童。後有烈幼女。義童以身殉主。距今不遠。而人不記其姓名者。由無傳也。烈女之事。及今不記。恐亦歸湮滅。故爲之傳。女名富。儼居內久寶寺街。以鬻紙爲業。父早

儼質也

歿。遺孤四人。女其第二也。一夜賊數人突入。舉家皆逃。獨女與長兄仁三郎及弟吉藏在。賊挺刃劫兄。問財所在。時女甫十歲。以身蔽弟。出所蓄星金乞救。兄賊怒。刀背連擊女。女委身。刀下曰。殺妾赦兄。無兄如家何。辭氣悽惋。賊相顧感嘆。引去。後賊被捕。自招。市尹召女及兄。親問其狀。以聞大府。大府賜銀十錠。旌之。實嘉永元年七月十九日也。距遇賊之日。百有餘日。

森田子曰。烈女之事。傳聞多異同。余使人質其家。記之。如此。至義童。則余將索其實傳之。

米田某

大槻清崇

信立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丸如雨。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為牆。俄而信立欲分其陣為兩隊。使三井甲米田乙。遙傳令於別將。飭富板垣二氏。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從牌內行。三井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外行。出則銃丸亂下。屢為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達。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笑謂三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三井曰。一旦悔之。豈可再乎。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主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

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反復命。意氣從容。辭令如故。三井乃大慚服。

板垣信形

藤井 臧

藤井臧。號懶齋。京都人。所著有國朝諫爭錄。本朝孝子傳等。

駿河守信形。姓板垣氏。甲州武田家之臣也。天文中。其主晴信。武威大震。近國皆懼。雖然。晴信爲人驕泰。訑訑不近老臣。好爲唐詩。亟與詩僧會。會則不顧他事。諸將雖欲急。俱有謀而不得進。見強而近之。則怒。罔敢諫之者。時信形稱疾不出。招一詩僧於家。恣恣親學爲詩。性敏於詩。頓曉格律。巧綴文字。然後出而

馳音移自得貌

恣音珉勉疆也

陪晴信於詩席。晴信怪之。信形乃求詩題。晴信不信。疆而後可。信形得題。卒賦一詩。言意可愛。晴信大驚。更授一題。信形又賦得出。晴信悅甚。信形因諫曰。詩賦固可。喜好雖然。以是妨害國政。廢忘軍務。則太甚矣。且君不知敬身。慢遊淫佚。靡所不至。群下皆所憂也。嚮也先君以多過惡爲君所逐。今君過惡百倍先君。若不改其惡而急從善。則邦國魚爛而亡。無日可不畏哉。臣不忍知而不言。君如怒之。宜早斬臣。是亦致命於君也。曷必唯與寇死。謂之忠哉。言愈多。而意愈切。晴信茶然沮喪。引信形入臥內。隕淚謝曰。我盡

改過。因爲誓書，以賜信形云。

仁科信盛

岡田 僑

仁科信盛稱五郎。武田信玄子也。天正十年二月。勝賴軍諷訪。分遣諸將守要害。使信盛守高遠城。小山田昌辰助之。織田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德川氏自駿河北條氏。自伊豆並來攻。諷訪軍潰。勝賴走歸新府。諸城皆陷。信盛與昌辰等堅守高遠。信忠合兵來圍。使僧某入說曰。國中盡叛。勝賴亡在旦夕。子等欲爲誰守。宜速降。信盛昌辰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曰。惟有戰已。不知其他。信忠怒。四面薄城。昌辰

等出拒。不利。退閉門。敵兵踰城入。諷訪莊右衛門妻。擐甲揮薙刀。斬敵七八騎。而自殺。信忠登陣。指揮士卒。信盛昌辰注目信忠。以槍縱之。不中。敵兵競入。信盛與昌辰。莊右衛門。渡邊半大夫。春日河內守。原隼人等十八人入正廳。殊死戰。敵不敢近。會敵將森勝藏撤屋板。下射。城兵死傷略盡。信盛乃自屠。擱腸擲之。壁上而死。年十九。昌辰以下皆死之。

犀川之役

賴 襄

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人出。

天文二十三年八月

與之對。固壘不出。間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緬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驕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

襖烏暗切袍襖也  
赤馬黑鬃曰驕

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

小島一忠

岡田 僑

小島一忠。稱彌太郎。性多力。仕上杉謙信。天文十一年。胎田常陸作亂。一忠從謙信而走。謙信與兄晴景戰柿崎及下濱。一忠從有功。當謙信與武田晴信相持。川中島。使一忠於晴信。晴信預畜獬狗。比一忠至。放之。一忠進致謙信旨。未訖。狗猝來。嚙其脚。一忠自

獬音制本作獬狂  
犬也

若直以右手拉其口。徐致旨訖。復受晴信對臨。去投  
狗於地。鼻口出血。立斃。一忠復命。具白其狀。謙信稱  
快。謙信嘗巡境內。遇渠水橋斷。不可渡。一忠乃持二  
丈板架渠。謙信騎以過。及謙信卒。去仕葦名氏云。

朝比奈三郎

小川弘

小川弘。號心齋。越後人。明治三年沒。年五十五。所著有鎌倉史。古歌韻解等。

義秀和田義盛子  
二世謂鎌倉二代  
將軍賴家卿也

義秀稱朝比奈三郎。勇力絕倫。兼善游。二世嘗遊小  
坪之海。命義秀游海。游泳徘徊。遂沒而不見。衆大恠  
之。頃焉挾三鯨魚而出。二世歡甚。賜所騎駿。兄常盛  
嘗請此馬。而不得。進請曰。義秀雖善游。而角觥不及

和田義盛反擊族  
攻幕府

臣善願使臣兄弟角觥。勝者拜賜。二世笑而從之。下  
船入小阪氏。觀角觥。常盛勢稍屈。北條義時不欲決  
勝負。進而解之。常盛便跨馬而去。義秀搔首彷徨。無  
如之何。觀者皆解頤。然義秀名由是益著。及攻幕府。  
向南門。衛士急關門。義秀極力押之。門倒。高井重茂  
小物資政。葛貫盛重。新野景直。禮羽蓮乘等。名勇者  
皆見格殺。北條朝時等被創者亦數人。府兵皆披靡。  
避其鋒。聞軍敗。義盛等死。率五百人航海而去。不知  
所終。

勝成愛士

青山延光

水野日向守勝成

勝成愛士。恒謂其臣曰。吾以卿等為子。卿等以吾為父。嘗出獵。見一人嘗事勝成者。問曰。聞卿仕越前。食千石。何為復來。其人曰。主君愛士之厚。臣不能忘。故辭祿而來。勝成大悅。給以原秩。其後勝成致仕。復出獵。過其家。見門閉。怪問左右曰。彼忤新君意。辭祿而去。勝成歎曰。吾兒待士之薄。一至此乎。奇傑之士。不肯枉己從人。為之君者。最當優容之。彼棄越前厚祿。慕我家微祿。志不在利祿。奈何不能禮遇。而使之去國。吾少時周流諸國。風餐露宿。艱難備嘗。故人情物態。略能通曉。一旦身為列侯。頗得士心。幕府富有四

海。尊卑隔絕。上下不親。顧其所以待士者。不能及諸侯。吾兒僅食福山十萬石。乃欲襲其弊風邪。吾家不復振矣。聞者歎伏。

鳥居忠廣

岡田 僑

鳥居忠廣稱四郎右衛門。德川氏臣也。三方原之役。東照公使忠廣往覘武田氏陣。還報曰。敵軍甚銳。戰必不利。請速收兵。公叱曰。我以汝為勇。今何怯也。敵蹂躪我邑。而不敢擊之。不如死也。忠廣曰。臣能度成敗。而言之。君反以為怯也。乃與成瀨正義等俱出戰。死之。先戰一日。忠廣與正義爭先鋒。將鬪。傍人和解。

之。忠廣謂正義曰。大敵在前。一士尚可。惜今我與子以私圖死。不忠莫大焉。死一耳。明日同死。敵何如。正義意解。乃與訣飲。旦日正義受命。監織田氏援軍。忠廣監我前軍。二人既誓必死。俱馳入敵軍。忠廣獲三甲首。還視正義。正義亦獲三甲首。二人晒棄首級。又馳入敵軍。忠廣又獲一甲首。索正義。有告正義。冒山形氏陣。戰死。忠廣曰。成瀨先我乎。迺揮從者。還聞其狀。直衝信立。麾下死之。

忠世碎藥撞

青山延于

酒井雅樂頭忠世

台德公時。忠世以元老兼大傅。大猷公襲職執政。如

襲職原作嗣位

席因也

東照公原皆作神祖

故資性謙謹。以嚴正見憚。嘗入謁。見泥金藥撞。問之。公赧然曰。此堀田正盛所獻也。忠世曰。正盛年少。席寵怙恩。獻玩好靡麗之具。以蕩君心。罪莫大焉。昔東照公在駿府。近臣有著茶宇袴者。東照公視而大怒。曰。今天下初定。民離塗炭。而汝服美服。以教奢侈。此啓亂階也。夫東照公尚儉戒奢。防慮禍亂。如此。而公乃玩淫靡之具。無乃敗度乎。乃取而碎之。

臣延于曰。自古賢君明主。莫不尚儉戒奢。以率天下。蓋儉則用足。故國富矣。奢則用匱。故國窮矣。夫奢儉者。盛衰理亂之所由分也。故先王之制作。奇技淫巧。



者有刑。所以教儉於民也。昔藤原俊兼服飾華麗。賴朝怒其敗度。駿府近臣美其袴褶。東照公怒其啓亂。賢君所爲。若出一揆。觀忠世之輔。大猷公諫邪匡過。導之以儉。其忠亮謬。有古名臣之風。可不謂良師傅哉。

紀貞婦某氏事  
林伊太長孺

林伊太長孺。號鶴梁。江戶人。仕爲德川幕府代官。明治十一年沒。所著有鶴梁文鈔。

貞婦者。萩藩士某氏女也。名某。面貌醜黑。眉眼如鬼。及笄。人不娶之。父兄憫之。曰。苟有娶之。雖賤人。欲許之。而某則自選耦。常語人曰。妾得如瀧鶴臺先生者。

爲夫足矣。時鶴臺學德高于一世。故人皆笑之。鶴臺聞之。曰。此我知己也。必善治內矣。遂娶之。某既歸。瀧氏日夕執事。靡弗婉順。然其識亦高。鶴臺與客語。某常坐屏外聽之。談或及國政。則諫止之。居數年。一日周旋間。忽有赤絲團自其袖中出。墜。怪問之。某赧然曰。妾愚。平日行事多可悔者。意欲少其過。因嘗製赤白二絲團。恒藏之袖中。若有惡念。則結赤絲。有善念。則結白絲。一二年間。赤團益大。白團自若也。於是惕然自反。更加脩省工夫。今致赤白二團。其大相埒。此亦薰陶良人之所致也。但羞未見白團大於赤團耳。

言畢。又出一白團于袖中。以示之。嗚呼。古今婦女。以貞淑稱者。亦多矣。未嘗聞識見高邁。克治精功。如此婦者也。奇哉。

閻齋三樂

原

善

會津侯嘗問山崎閻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是臣之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必不信。以爲毀譽誹

謗。侯曰。吾雖不敏。奉先生之言。孜孜求諫。渴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教乎。曰。君之言及此。臣假逢戮辱。豈不盡言哉。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爲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其所爲。因而稱譽之。其所不爲。因而非毀之。遂令本然性。枯亡消滅矣。其視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爲樂之最大也。於是侯茫然自失。嘆息曰。誠若先生之言。

池田光政一

鹽谷世弘

播磨國主松平武藏守利隆卒。子新太郎光政襲封三十二萬石。光政立數日不寐。左右請其故。不答。一夜寤睡異常。左右又問。對曰。吾年尚幼。嗣大封。未知治國之方。耿耿思之。所以不合睫。昨讀論語。至孔子誨子夏為君子。儒始悟學道為君子。以為政而已。志定而意安焉。是以甘寢。光政少時頗愛禽鳥。綵籠畜之。一日聽儒臣說左傳。至昭公十九年。尚有童心。光政恠怩曰。吾年既踰冠。未免有童心。洵可愧也。自起開籠。盡放其鳥。又謂侍臣曰。玩物喪志。聖賢所戒。吾

之好禽鳥。不但童心也。嘗問為邦於板倉勝重。勝重曰。為政猶如以圓匕取方篋之豉。光政曰。若然。無乃有所漏乎。勝重曰。吾生長於戰國。見猛士多矣。至夙慧如公者。未嘗見之也。吾恐其或過於明也。是以云然。

池田光政二

鹽谷世弘

光政年甫五歲。初謁東照公。進諸膝下。撫其鬢曰。輝政之孫也。手賜佩錢。光政拔而觀之。退。東照公目送之。曰。神采秀徹。非凡兒也。及長。英爽好學。一日讀孝經。至爭臣章。謂宰臣在側者。曰。汝輩宜留心于此。以

東照公原曾作烈  
祖  
鏡劍也

匡予之不逮。亦須各求忠益。莫諱鯁言。中川謙叔曰。君及是言。邦家之福也。然君有痘瘡。相貌猙獰。眸子射人。非溫其色。焉能來諫者。既罷。或謂謙叔。子之言不亦甚耶。謙叔曰。國家設人臣。豈便其身圖哉。吾為社稷言。忘其不恭矣。嘗進柑。侍醫云。寒宵御冷菓。非宜。既而光政入後闈。獨嘆殆哉。殆哉。侍嬪問其故。光政舉醫語曰。吾時欲云。吾亦知之矣。此言一出。則人誰諫我。思之。今復慄慄也。一日狩于郊。進行厨。噉羹。嚼沙。光政色變。庖人前曰。風砂入口耳。飯羹豈藏塵坌耶。光政意乃解。謙叔近江隱士中江原之門人也。

原德行醇雅。為時名儒。光政崇慕之。每東行。請而見。諸大津驛。問道求人材。故其弟子多仕於因幡。

紀熊澤助八事

林長孺

備前州有富民兄弟爭家貲者。黨援各百餘人。獄官推訊累年不能斷。熊澤助八代為獄官。乃召兄弟二人同坐一堂。時冬日嚴寒。置一火爐于堂中央。終日無所問。及日暮。出盤殮。令二人竝喫。如此者三日。而助八每隔屏障而坐。命其二兒執事膝下。二兒友愛如孺。如篋。暗令二人聽之。二人心曉。其論已。愧心自然。縈胸。初二人入堂。各分坐一偏。至是相謂寒甚。可

詩小雅伯氏吹壎  
仲氏吹篋註壎篋  
樂器土曰壎竹曰  
篋言其心相親愛

而聲相應和也

近火邊。既近。不覺相與執手號哭。宿怨頓消。乃退告黨援。止訟云。噫。夫數年疑獄。不勞寸舌。而一朝息之。可謂善聽訟者矣。然非其履行有素。取信於人。豈至如此乎。世之爲刑官者。其思之矣。

本多三彌

大概清崇

本多三彌正重。佐渡守信之弟也。性疎豪而率直。照公嘗在伏水。觀幸若八九郎演高館舞。舞終。謂左右曰。今世安得勇豪如辨慶者乎。三彌進曰。辨慶不乏其人。特無名將似判官公者耳。關原之戰。朝已過辰刻。公尙陣在桃配野。三彌時爲監軍。走來告曰。敵

坎軻不遇也

營遠矣。請少進大旗。公冷笑曰。黃口兒敢多言。三彌繞其背。私語曰。口雖黃也。遠則不得不云遠矣。及大坂冬役。給事台德公。食一萬石。太公聞之。召見問曰。三彌善拗矣。今何所改悔。而能高人品如此。三彌曰。今將軍淳良易事之主也。事若主而善拗者。非愚則狂矣。太公笑曰。三彌故態亦復發歟。

寧靜子曰。三彌之爲人如此。較諸乃兄之曲而巧。何其直而拙也。雖然。巧而曲者。往往得志。而拙而直者。究竟不免坎軻。古今一揆。是亦可嘆也夫。

忠秋諫信綱

青山延于

阿部豐後守忠秋

忠秋嘗在中書。與松平信綱計事。信綱曰。有司欺人。吾常患之。忠秋曰。子過矣。士大夫豈有欺人者哉。且其所言有理。爲之所欺可也。若以人之欺己爲憂。必有逆詐之心。苟如是。則其害不細矣。子勿以此疑人。信綱歎服。

臣延于曰。君子之於人也。無有逆詐之心。至誠以待之而已。苟有逆詐之心。則失誠信之道。故理之所在。君子爲之所欺。不害其爲君子。夫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衆人之欺詐。役智彌精。欺蔽彌甚。信綱聰明絕人。患人之欺己。其弊必至於任智數。忠秋告之以推

誠待物。可謂忠告善導矣。然信綱終以苛察取譏。蓋坐不學故也。

富田信孝妻

安積 信

浮田氏上原有夫  
人二字

浮田氏。富田信孝室也。慶長五年。信孝從東照公屯小山。公聞大坂兵起。令還阿濃津守焉。信孝星夜馳至。分部政壽。古田重政援之。敵將毛利秀元。長曾我部元親。率三萬餘騎攻之。城兵纔千餘人。信孝善守。不援。乃連發火箭。焚樓櫓。肉薄而登。卒破外郭。信孝拒之。殊死戰。本多志摩守諫曰。城不可守。不如速自殺也。信孝然之。將入牙城。毛利騎將中村清左衛門。

自是以下浮田氏  
原當作夫人

追蹙甚急。信孝殆危。或報城將戰歿。浮田氏大驚。欲  
殉之。擐甲開門而出。敵兵雲擁。圍信孝數重。浮田氏  
揮槍入。萬眾中。中村逆之。浮田氏怒。舉槍一刺斃之。  
又殺傷十餘人。敵眾為之披靡。浮田氏面白。誓如雪。  
儼然。美少年也。信孝謂政壽曰。彼趨勇超群。豈吾子  
帳下士歟。曰。不然。得非女將軍邪。信孝馳至視之。果  
吾室也。大驚。浮田氏見信孝喜。且泣曰。小童聞君已  
陣歿。故來殉之。不意其尚存也。相與收兵入牙城。敵  
又追蹙。城兵拒戰。死者五百八十人。會高野山僧來  
勸和議。信孝知終不可守。開城去。後東照公因舊封。

加賜二萬石。為七萬石。賞此勞也。

真田餘一

小川 弘

義實義忠父稱岡  
崎四郎  
大庭三郎景親  
侯野五郎景尙

義忠稱真田餘一。驍勇善鬪。石橋之役。將軍問義實  
曰。大庭侯野自領先鋒。誰能當彼兄弟者。義實薦義  
忠。義忠受命而退。知眾寡不敵。欲與大庭兄弟搏死。  
以摧敵鋒。召僕豐三家安。遺言託三兒。家安不肯曰。  
郎君弱冠。能為佐公死。臣年六十。獨不能為郎君死  
乎。遂從而進。義忠喜。騎悍馬。有一馬名夕顏。人無能  
騎。義忠繫四韁御之。於是家安以義忠新病起。請以  
己馬代之。義忠不聽。曰。壯士畜強馬。為今日也。進犯

俟野景尙軍東西衝突敵莫不披靡追北遇岡部搏之副刀到其首鬪急不暇拭刀時日暮雨甚適馬逸不能止四韁皆斷遇景尙搏而伏之欲拔刀到之刀不脫室乃呼家安家安未屬而敵兵長尾爲宗來夜黑不見咫尺義忠給曰居上者景尙也景尙曰非也景尙在下爲宗不能辨景尙曰摸甲自識之爲宗乃進摸其甲義忠恐爲宗有識揚足蹴之因刀室衝景尙不入爲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年二十五家安見義忠入敵中不審其生死衝陣索之稻毛重成呼之曰餘一既死矣卿欲爲誰戰速去自全我不卿

逼也家安曰勇士臨陣有進無退如聞主死卽去何用臣屬我主死吾豈獨生手斬八人死

宇治河先登一

賴 襄

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々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蓋直從軍入京乎高綱



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

宇治河先登二

賴 襄

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羣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大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

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愠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卽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邪。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濶。彼乘公所賜乎。高綱晒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廐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廐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

宇治河先登三

賴 襄

中興文獻卷之二  
全宋文卷之二  
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鬨。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擲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

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泅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

上總 景清

藤井 臧

壽永癸卯之秋。岐蘇將入洛。平族奉安德帝遁。至紫陽。以太宰府爲行在處。時維中秋。月白風清。宗盛及諸卿皆遊府之菅廟。詠倭歌。以摠旅懷。其興不可盡。

矣。時上總惡七兵衛景清。擐甲執兵。三發鬪聲。廟門之外。華表之邊。疾走不息。諸卿愕然。以爲彼也失心。宗盛使人召之。景清即來。宗盛謂曰。居吾語汝。死生有命。興亡有時。借使戰無得利。暴骨沙礫。爲士者豈變平生之志哉。汝視吾家將傾。而方寸亂乎。非耶。景清對曰。不然。伏惟源氏以帥萊貶謫之身。勃興於邊鄙之遠。使帝及吾諸君不安皇都。遁在茲地。天運何至此乎。九國二鳴。召之不來。蓋皆歸心於源氏也。方是之時。吾諸君當務之急。只在軍謀。而不在倭歌。倭歌蓋治世之一技。非亂國之所先。然諸君處治忘亂。

專以倭歌管絃爲事久矣。故近日禦寇之計。未聞有如和歌之綺麗絕妙者。弓劍之術。又未見有如絲竹之鍛練精熟者。然猶耽於倭歌管絃。若今夕。然則明日若有菊地松浦等。黨掩襲無備。邂逅驚擾。何以敵之。臣賤陋之至。雖不知和歌及管絃。而幸未汗名於戰場。方今欲復與大軍相戰。宜伸船中久屈之膝。以習奔馳。是臣之所以疾走不息也。方寸曷亂。伏冀諸君亦停倭歌管絃。而從事于軍務。不然。必至於壞名喪家。以辱祖先。可計日。埃悲哉。慘哉。狂妄之言。豈不忤旨。絲是賜死。亦所不辭。臣奚杜口。因而下淚。滿堂

無語。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一終

自一至四。明治廿七年八月二十日印  
自五至十。明治廿八年三月十日印  
全部 明治廿九年七月廿八日訂正再版印刷  
刷 同年八月廿五日發行  
刷 同年三月十四日發行  
刷 同年八月四日發行

壹冊定價金貳拾五錢

中學漢文讀本



著者 秋山四郎  
發行者兼刷行者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代表者 亮三郎  
賣捌所 各府縣特約販賣所

東京市麴町區永田町二丁目廿八番地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東京市下谷區龍泉寺町四百十番地  
右社長



●●●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一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二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三  
解解解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 定價 定價  
金拾錢 金拾錢 金八錢

大連為市



